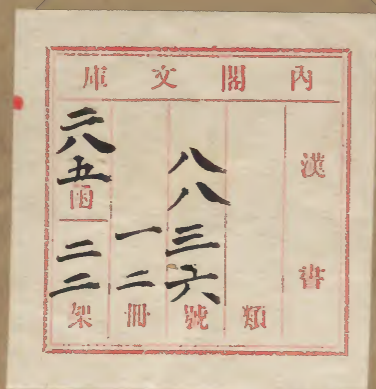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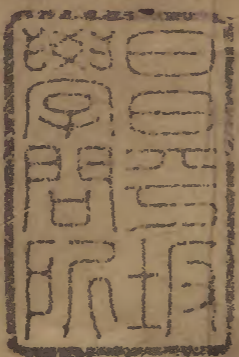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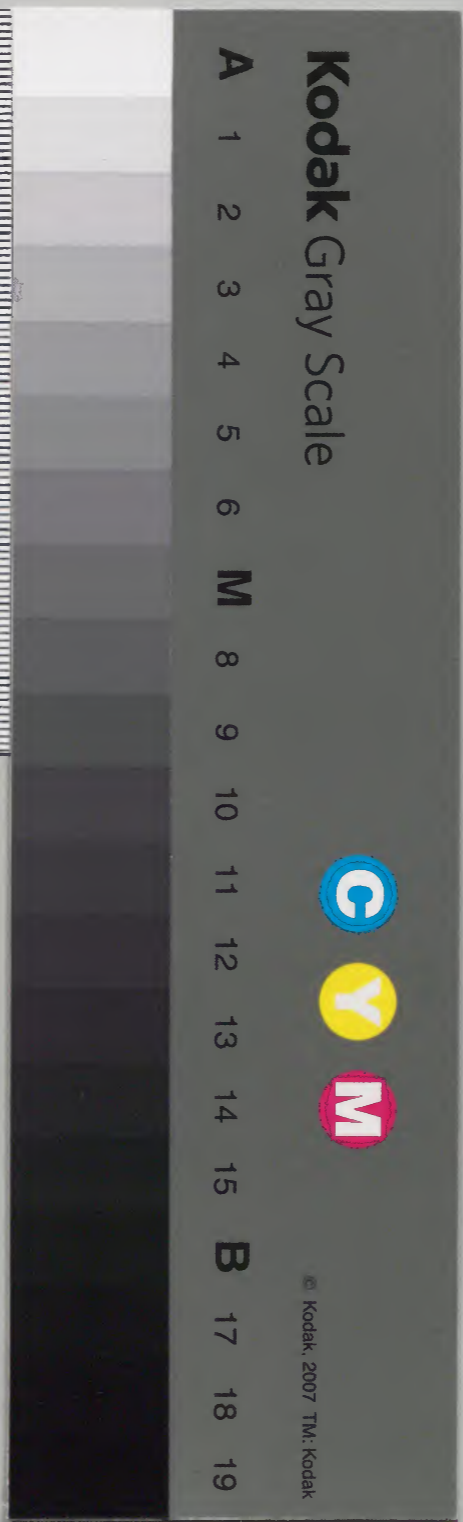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6
冊數	12 (2)
函號	285 76

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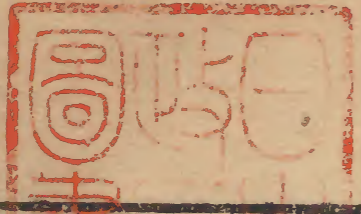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卷第四

吳下

後主

淺草文庫

後主諱皓字元宗大帝孫廢太子和之長子一名彭祖字皓宗景帝永安元年封烏程侯七年八月景帝崩時蜀新亾而交阯數叛國內震懼議立長君而左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與張布遂言於朱太后欲以後主爲嗣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則可矣遂定議迎後主庚寅卽皇帝位改元興元年以濮陽興爲侍中丞相領青州牧上大將軍施績爲左大司馬丁



奉爲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各增班
秩秋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稱安定宮追謚父和爲
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祖母王氏爲大懿
皇后母何氏爲文皇后立夫人滕氏爲皇后 后諱
芳蘭太常滕胤族女父牧五官中郎將帝爲烏程侯
時納爲妃及此拜后封高密侯後寵衰何太后保護
常供養昇平宮天紀四年隨帝北遷薨於洛陽冬十
月封景帝子暉爲豫章王次子翼爲汝南王次子訔
爲梁王次子翹爲陳王以禮葬魯育公主 主字小
虎大帝次女步后所生適朱據初全主譖王夫人并
廢太子和欲立魯肅王霸爲嗣朱主不聽全主恨之

及少帝卽位孫儀謀殺孫峻事覺伏誅全主因譖朱

主埋於石子崗

案搜神記後主欲改葬主塚瘞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亾時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

察戰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見一女年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崗上半崗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二巫不謀而言同遂開棺衣服與所言同尔 後主初卽位儉素發優詔恤民開

倉振窮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
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得志遂寵暴驕恣多忌
諱好酒愛殺小大失人望丞相濮陽興侍中張布等
竊悔立之尚書萬彧聞之而○○於帝帝潛怒使收興
布等下獄十一月詔徙興交州布廣州並追道殺之
夷三族 興字子元陳畱人父逸漢末避亂江東興
少有名理太祖時爲上虞令遷尚書左曹五官中郎

將使蜀還拜會稽太守瑯琊王之在郡興深相結及王卽位徵爲太常衛將軍封外黃侯時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公卿議不定興以爲優就之遷丞相與中軍督張布爲表裏布小女時爲美人及布誅後帝從容問美人曰父何在美人荅曰爲賊所殺帝怒又殺美人後思之問左右左右荅美人有姊適衛尉馮朝子純卽布長女也後主奪之入宮拜爲左夫人極寵廢朝事十二月司馬昭爲魏相國遣使徐紹齋書來陳事勢利害

元興二年春正月分吳郡丹陽等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二月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宏璆報魏書兩頭言白不著姓司馬昭銜之陟之奉使也入境問諱入國問俗至魏魏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陟曰吳之君子亦能此否陟荅曰此軍人騎卒之肄業也非士君子之所宜爲也布大慙陟等旣至魏司馬昭問來時吳主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官陪位昭饗陟百寮畢會問陟曰彼戍備幾何荅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荅曰疆界雖遠而其險惡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禮而還夏四月甘露降蔣陵五月大赦改甘露元年秋七月逼殺景皇后朱氏於苑中小屋治喪

內外知其非疾皆痛之又遷其四子於吳道追殺靈
 翼二人后太祖女魯育公主生父據赤烏末太祖納
 為瑯琊妃案吳書初孫峻既用全主讒殺朱主后隨王在郡王懼遣后還
 建業執手泣別及至峻遣后就王太平中少帝知朱主為全主
 譖害鞠問朱主死意全主懼答皆據二子熊損所白帝遂殺熊損損妻峻妹也
 孫綝益忌遂謀廢帝立瑯琊王王即位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七年景帝崩羣臣
 上尊號為皇太后後主即位貶
 為景帝后是年見殺合葬定陵九月西陵督步闡上表請徙都武
 昌後主納之鎮西將軍陸凱見楊土百姓汧流供給
 為患又時政多謬黎元窮匱乃進表諫帝言武昌土
 地危險境塙非王都安國養民故先帝嫌之遷都於
 此且黃龍初有謠云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今陛
 下動不遵先王之法而復苦
 即日大駕將發畱御史大夫

建業冬十月使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於魏
 弔祭司馬文王後主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卿有出
 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
 古人延譽之美謹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
 秀皆不能屈羊祜等與結縞帶之好十一月後主至
 武昌大赦分零陵南部為始安郡分桂陽南部為始
 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

甘露二年春正月張儼丁忠等使晉還儼道遇病卒
 而忠獨歸言北方無戰備且弋陽可襲而取後主大
 悅信之因置酒會公卿大飲令左右相嘲為樂常侍
 王蕃嘲尚書萬彧曰魚潛於泉出水吹沫何則物有

本性不可橫處非分或出自溪口羊質虎皮或荅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側無駑蹇之乘由是銜之蕃既沉醉後主輿出因請還蕃為人有威儀行動自若後主不悅時萬彧陳聲等承顏爭毀之後主大怒叱左右收殿下斬之太常滕收征西劉平等苦請不得 蕃字永元廬江人博學多聞自尚書郎去官歸讀書景帝卽位與賀劭入為常侍性切直處朝謇諤陸凱重之時年三十九

案江表傳後主將徙武昌問蕃射不斬蕃出登來山令親近將跳蕃頭作虎狼爭乍頭皆碎以示威使無敢犯者與吳錄不同 二月後主既得丁忠定議欲北伐右司馬丁奉言忠不可信師出必無功後主大怒不納大將軍陸凱等固諫不可乃止於是

自絕於晉秋八月因得大鼎改元為寶鼎元年大赦以鎮西將軍陸凱為大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以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為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之牛屯獲謙耽殺之 謙字公遜太祖孫故太子和次子景帝封永安侯

永安今在湖州武康縣案吳錄施但等見後主上武昌遂謀反劫謙至秣陵欲立為帝擇日使召留後丁固諸葛靚乃與丁固等拒破之 初望氣者云荆州有天子氣破楊州而建業宮不利故後主上武昌仍使掘破荆州界大臣名塚斷其山崗而但等果反後主自以為得計聞但平後乃使百餘精甲鼓譟入建業殺謙妻子號曰天子使荆州

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其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一月將欲還建業左丞相大將軍陸凱諫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亾夫民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已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暗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侈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遷徙傾動搔擾百姓民

吏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後主大怒發凱前後諫表使近臣趙欽以口詔報凱曰卿往表言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諫非也但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衰耗可不得徙乎凱因重上疏言後主不遵先帝二十事曰臣竊見陛下親政已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盛意驅馳六軍流弊縱陛下一身安奈百姓愁苦何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代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

龍逢而陛下忿其苦詞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職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以先帝親賢陛下反棄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彀已豐於器已溢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策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慨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女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而埋之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由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

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寡夫女吟於內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已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今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其財力士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步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宵小吏先帝所棄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羣臣抑損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色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瞻視之敬懼以

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栢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吁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時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唯空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嘆曰國以民爲本以食爲天衣其次之三者朕存之於心今則農桑並廢是不

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唯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明則士民散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之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之吏民之仇讎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

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位然後考績黜陟今莅政無幾優卽徵召遷轉迎新送故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焉後主大怒為其重臣難以法繩忍之十二月還自武昌留衛將軍滕牧鎮武昌

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攘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石左彎崎右臨礪又

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

巧功費萬倍

案輿地志太祖鑿城北溝北接元武湖後主所引湖內水並解在前卷晉左太冲作吳都賦曰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

對檉連閣相經閣闔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崎右號臨礪雕鏤鏤漆青鎖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又曰高門有閤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淶水元蔭耽耽清流疊壘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案宮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來苑路至朱雀門七八里府寺相屬橫塘今在淮水南近陶家渚俗謂回軍母泚古來綠江築長堤謂之橫塘淮在北接柵塘在今秦淮逕口吳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十里至烈洲洲有小河可止商旅以避烈風故名烈洲又洲上有小山形如栗亦謂之栗洲吳時烈洲長封洲一百二十步長干已注解在前卷時大將軍陸凱徐陵亭

侯華覈上書諫曰敵國疆大西蜀傾覆深可為憂臣以為安撫修德在急而功作無益於時後主不納覈為兼東觀令領右國史累陳讓表後主使人謂曰東觀儒林之府非名學碩儒無以任其職以卿研精墳

典與班張楊蔡爲儔故授何乃謙光而自菲薄秋七月使大匠卿薛珣營寢堂號曰清廟冬十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引見仁等親拜送於庭十二月仁奉靈輿法駕至後主遣中使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後主悲泣悉詔公卿詣闕賜各有差使丞相之凱奉三牲祭於近郊後主於金城門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閣翌日拜廟薦祭歆戲悲感比至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夫祭不欲數數則瀆宜以禮斷情乃止十二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宮開臨劓彎碕之

沙門正殿曰赤烏殿後主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

是歲左夫人張氏薨後主哀念過甚畱葬苑內臨哭
數月不出聽事民間訛言後主已死章安侯奮當立
時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
除墳塋後主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章安侯及其五
子 奮字子陽魯王霸母弟太元二年封齊王居武
昌少帝卽位大將軍諸葛恪執政不欲令諸王處江
濱兵馬地徙於豫章奮不從命恪爲書與奮奮權奔
南昌逸遊無度恪誅後徑下至蕪湖欲入建業觀變
殺傅相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太平中又封章安侯至
是以訛言見殺

三年春後主大舉將家西上初廢帝太平元年冬刁

元使蜀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遂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又得魏人言壽春下童謠曰吳天子當西上是年後主聞之大喜曰此天命也遂載太后已下六宮嬪妾千餘人濟自牛渚陸道西上呼云青蓋入洛陽以從天命行至華里遇大雪途壞兵士皆被甲持仗百人兵引一車寒凍欲死妃后菜色兵一不堪曰若遇敵當偃倒戈耳左右進諫皆不納東觀令華覈固爭後主乃逐追前出軍伐晉無功事大司馬丁奉斬之 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驍勇常從征伐斬將擐旗曾不退敵累以功遷冠軍將軍封都亭

侯廢帝卽位隨諸葛恪拒魏軍於東興爲前鋒將三千銳卒先據要害偃令兵人解甲着冑魏軍大笑之不爲備奉乃縱兵擊之大破魏軍進滅寇將軍改封都鄉侯又從孫峻征淮南跨馬提戈突入其陣取文欽而歸景帝立謀與張布等因臘會殺孫綝遷大將軍領徐州牧後主立進右大司馬至是見讒追過斬之徙家於臨川冬十月蒼梧太守陶璜與監軍虞汜大破晉交阯太守楊禰禰降因定日南九真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破扶巖置武平郡十一月鳳皇集西苑大赦改明年爲鳳皇元年秋八月左丞相萬彧以泄禁中語因會飲毒不死自殺是月西陵督步闡反

降晉闡字仲思丞相騭次子以功封西陵亭侯繼業督西陵至是後主徵入為繞帳督闡以累世在西陵卒見徵命自以為失職懼讒乃不應召據城降晉使兄子璿往洛陽為質後主遣大將軍陸抗討擒之夷三族

二年春宮人賊市百姓物司市中郎陳聲收宮人繩以法後主聞之忿以他事燒鋸斷聲頭弃其屍於四望山下

三年春臨海太守奚熙以疑舉兵斷海路為其部曲所殺傳首建業夷三族

案江表傳後主左夫人死思念之於苑中作大家葬之使工刻桐人於冢內以為兵衛多送珍玩之物不可勝計葬後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墓大奢皆謂主已崩而今立者何氏子也時後主舅子何都兒似後主是以百姓有此言或云章安

侯奮當立故奚熙信訛言欲還建業至是年乃舉兵反

三月司徒丁固卒

固字子賤

會稽山陰人幼孤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少居貧色養與宗族同寒暖虞翻深敬異之累著位廷尉景帝時為右御史大夫會夢松生腹上懼問左右或占之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當為公至是果然秋九月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以嫌收下獄獄中因吏上書陳所著洞紀自庖犧已下至秦漢為三卷又作官訓一卷辯釋名一卷冀以此求免後主覽書怪其垢汗大怒昭懼因叩頭五百下兩手自縛右國史華覈率公卿連上表救之流涕進言曰昭學業幽邃國之良臣年過七十乞一介餘年以成大吳之備典後

主益怒曰欲書朕過耶竟誅之徙家於零陵 昭字
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善屬文舉孝廉累遷尚書
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講在東宮時賓客蔡穎好
博弈太子以爲無益命昭著論言得失言詞清妙當
世重之及和廢轉黃門侍郎少帝立爲太史修撰吳
書與華覈薛瑩等參同其事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
國子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延入
侍講後主立封高陵亭侯遷尚書僕射兼中常侍領
左國史時有屢言瑞應後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
中物耳後主銜之及欲爲父和作本紀昭執不登帝
位宜爲傳後主怨猶是漸見嫌責昭恐上表自陳衰

老去職以成所造之書後主不聽昭懼成疾因侍宴
後主竟坐率人以酒七勝爲限若不入口澆灌取盡
昭素飲不過三勝時或茶茗代之及是衰老見逼憂
恐且酒後又令侍臣折難公卿嘲弄私短爲歡昭以
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後主
以爲不承用詔命又嫌前荅筐篋之言積前後事遂
收下獄死時年七十三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
至州郡料出亾叛戶口大司馬荊州牧陸抗薨 抗
字幼節丞相遜嗣子栢王外孫年二十襲封江陵侯
累遷立節中郎將赤烏中自完城與諸葛恪換屯屯
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桑果不得妄

伐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後屢以征伐功拜領軍大將軍益州牧尋遷西陵樂鄉公安等諸軍事因陳時宜於後主一十七條而切言何定弄權閹宦專政之事鳳皇初步闡以西陵降晉抗率諸將大破晉軍而梟闡首修理城圍東還樂鄉兒無矜色故得將士歡心時晉以羊祜爲荊州刺史與抗隣境抗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誠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尋加都督大司馬荊州牧鳳皇二年就拜之明年夏病上表勸益兵西陵西陵國之西蕃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

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至秋遂薨時年五十一晏嗣

案吳

志抗生四子長晏次景次機次雲

十二月詔分鬱林爲桂林郡十一月侍中

太尉范曄薨 曄字孝敬廣陵人性多純直竭忠知

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貴之自侍中出爲武昌

左部督治軍整齊後主將遷都甚憚之拜太尉曄恨

久爲將老耄請還軍士戀之隕涕而別

案范氏家傳曄著書一十篇號曰矯

非是歲大疫

四年春吳郡上言掘地得銀長一赤廣二分上有年

月字因赦改元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

壅塞長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靜至

是湖忽開通或云當太平青蓋入洛後主以問奉禁

都尉陳訓訓曰臣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謂人曰青蓋入洛將有興禰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又改元爲天璽元年立石刻於巖

山紀吳功德

案吳錄其文東觀華嚴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其石折爲三段時人呼爲段石

也秋旱會稽太守車浚以民飢表出倉賑貸後主怒以浚樹恩私遣人就斬之時東湖太守張詠以不出算緡亦遣就斬之同梟首以徇諸郡中書令賀邵見後主兇暴驕矜信惑羣邪政事日弊乃上表極言而諫後主深恨以爲謗毀國政嫌之旣而邵忽中惡風口不能言求去職後主疑其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干

所邵無一言後主大怒燒鋸以截其頭家屬徙於臨海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以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惡於後主而與樓元同見殺時年四十九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時鄱陽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一丈其上有土穿輒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謂之石印相傳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堂巫言石印神有三郎歷陽縣長表言石印文發後主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言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省其印文詐以朱書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遂還以奏後主大喜曰吾當爲九州都渚乎從

太皇逮朕四世太平主非朕復誰遣使以印綬拜石印三郎為王又刻石銘褒詠靈德以荅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室長十餘丈在所表為大瑞後主乃遣兼司空董朝太常周處等往陽羨縣封禪國山大赦改元天紀元年以協石文

二年夏五月右國史徐陵亭侯華覈卒 覈字永光吳郡武進人起家為上虞尉以文學召入祕府數以優宐利害事進諫愛民省役後主不納累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卒時年六十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三千人

三年夏四月合浦部曲將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自稱

交廣二州刺史安南將軍初有讖云吳之敗兵起南

裔亾吳者公孫也後主聞之自文武職位有姓公孫

者皆徙廣州不令停江濱案後主大帝孫亡國之應也聞馬反大懼此天亡也秋七月

以張悌為丞相領軍師將軍率牛渚督何○滕循等

惣戎自東道緣海向廣州以循為鎮南將軍假節領

廣州牧又使徐陵督陶濬等將兵七千會陶璜自西

道向廣州東西俱進共討郭馬案吳志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死後部曲兵馬當分給

馬等累世舊軍不樂別離遂與何興王族吳述殷興等謀反以據廣州興攻蒼梧族破始興也八月建業有鬼日草

生工人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

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赤厚三分如枇杷形

上圓徑一赤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

案圖名鬼目草爲芝草買菜爲平慮草遂以爲瑞封

案千寶傳黃狗者吳之士運承漢後故初

有黃龍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懸殊卽其天道精微之應也

冬十月晉軍來伐大

將軍司馬佃侵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
逼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入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入夏
口鎮南將軍杜預過江陵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王濬
廣武將軍唐彬等浮江東下陶濬等討郭馬至武昌
聞北軍大舉止而不進時後主不專政事耽荒無度
上流征鎮告變會未爲心日集公卿內外淫宴皆令
沉醉使黃門郎十人不預酒侍立爲司過之吏客罷
各奏其失酒後之愆罔有不舉並加威刑采宮女少

有不合意者輒判殺之又料取大臣將吏子女十五
六者具名揀閱揀閱不中乃許出嫁或生剝人面皮
鑿人之目性酷虐多猜忌而任幸岑昏儉諛屠害無
日尚書郎熊睦因諷旨微有所諫使入以刀鑿撞
殺之身無完肌侍中張友俊才辯捷以應荅高致惡
其有能以他事誅之左右側目眾情所苦上下離散
晉軍已至無不土崩瓦解者

四年春正月杜預等破荊州晉軍並進殿中親近數
百人皆一叩頭請曰今賊將至兵不起及眾並離心
願坐岑昏以謝天下後主始惶懼許之左右遂爭起
收昏殺之尋遣追已不及戊辰陶濬自武昌奔歸見

後主陳晉上蜀船小今得二萬精甲乘大艦拒之自足破賊皓授節鉞其夜眾逃散不能禁是月晉王渾周浚攻陷江西屯戍後主使丞相軍師將軍張悌右將軍副軍師諸葛靚等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將軍孫震帥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謂悌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如悉益州之眾沿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戎備名將皆死幼騃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亾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

此眾心駭懼不能復整今宜及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尅勝則此敵奔走兵勢

也出二月王渾周浚等進屯橫江後主聞悌軍沒甚懼
自選羽林精甲以配沈瑩孫震等屯于板橋乙未乃
自爲書與舅何○責己曰昔大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士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代
至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安黎元多爲咎豐以遺
天命災暗之變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尅
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其勞瘁比晨摧退而張悌不
返喪師過半朕甚惆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
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乃兵將
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耶朕之罪也天文元變於
上萬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同累卵吳祚終訖何

其局哉天匪亾吳朕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
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謀飛筆以聞。○一名植丹陽句
容人文皇太后弟也后幼爲太子和妃生後主及和
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后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
撫後主及三弟後主卽位尊爲昭獻皇后尋改爲文
皇太后稱昇平宮己未晉龍驤將軍王濬總蜀兵沿
流直止建業瑯琊王司馬伯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
浚張喬等破吳軍於板橋瑩等皆遇害後主聞軍相
次而敗惶迫乃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使
太常張夔奉牋并進璽綬於伯曰昔漢氏失統九州
分裂先人因時際會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晉乖

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
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道路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
漏刻敢緣天朝含宏光大謹遣張夔奉所佩印璽委
質請命惟垂信納惠濟元元三月辛未後主遺羣臣
書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積年政教凶勃遂令
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沒有
餘罪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壬申王濬
舟師先至石頭後主以草縛銜璧昇襯見濬於軍門
濬解縛焚襯以禮相見癸亥晉瑯琊王伯會諸軍入
自都城屯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總領州郡戶口人
吏兵糧舟楫音樂采妓乙亥置酒大會安東將軍王

渾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無難督周處曰漢末分崩三國鼎峙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鮪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里患焉處聞之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以爲樂處問之荅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又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相賀處殺蛟而返聞鄉相慶始知人患已甚乃入吳尋二陸學問時機不在見雲具

以情告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遠耳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勵志有文思心存義烈言必思信尅己葺年州府交辟仕爲東觀令累遷太常出督無難

案晉書吳平後

處入洛遷廣陵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一朝決遣之轉楚內史俄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新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乃敦以教義又斂骸骨無主者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遷御史中丞副梁王彤征齊萬年於關西戰沒死撰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集吳書未成卒三子玘靖禮皆事東晉也是歲建平太守吳彥聞皓不守以郡降晉

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才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初爲通江吏時平南將軍薛翊仗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相兒後當至此不足慕少起家爲小將

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拔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挾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懼而奔走唯

彥不動舉凡禦之眾服其勇累遷建平太守

案吳錄王濬將拔吳

造船於蜀彥覺之表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析為鐵鎖斷江路及晉師臨壞沿江諸城望風降附或見攻拔彥堅守攻之不下晉軍退舍禮之及皓亡始晉武帝拜為金城太守帝常從容問薛瑩孫皓所亡瑩曰皓為君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凶之豐由此而帝復問彥答曰吳王英俊幸輔賢明帝笑曰何為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彥曰始為名將積有歲年茂爾無聞竊所感矣彥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帝甚嘉之位至長秋卿幸於官

夏四月遣使送後主於洛陽舉家西遷以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洛陽甲午

晉帝使詔慰勞封為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

歲給粟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拜太子

子為中郎將諸子為王者並拜郎中每朝會召後主

預之常指殿謂曰朕為此殿以待公久矣皓曰臣於

江南亦作此座以相待

案三十國春秋晉王濟嘗與武帝暮時濟伸脚在局下因問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

皓曰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武帝大慙遽縮脚或侍宴武帝曰聞君善歌令唱汝歌皓應聲曰昔與汝為鄰今為汝作臣勸汝一杯酒願汝壽千春

後五年薨於洛陽葬河南芒山膝后自為哀策文甚

酸楚

案後主年二十二即位十六年三十八為晉所滅入晉為侯五年薨年四十二子孫相承三代四帝起王寅終於庚子凡五十九年七年在

武昌五十二年都建業太初宮初大帝黃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

陵臨江朝廷危懼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算曰吳

衰在庚子今賊無能為帝問庚子遠近日後五十八

年帝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子孫也

案吳志達本河南人少好異用異精密知東南有王氣可

以避難遂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謂太史丞公孫滕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子三世不過太史即滕求其法達曰今已亡及太祖即位令達算在位幾年達曰漢高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後果如其言常謂知星者曰我不出戶

曠以知天道足下晝夜暴露望氣不亦勞乎帝每問其法終不言及死聞有書發棺求之竟無所得是時吳有黃象字休明善書中國不及嚴武子字子卿善圍碁時莫與對宋壽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妙動神明與太祖畫屏風誤落筆點因以為蠅帝以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知吉凶吳範占風氣劉淳明天官太一此八人世謂之八絕也

 皓在位天紀末有窺上國之心使太

卜尚廣筮并天下得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故皓以克平西北為事不備其亾時歲實庚子也永安二年三月有異童子年可六七歲着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畏問之荅曰我熒惑星將有告爾曰三公鉏司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疋練自後五年蜀亾六年晉興至是吳為司馬如滅之

案吳大帝即王位黃武元年壬寅至唐德元年丙申合五百三十五年矣

建康實錄卷第四

建康實錄卷第五

晉上

中宗元皇帝

西晉孝武太康元年平吳乃廢建業復為秣陵分丹
 楊南郡為宣城郡還理於秣陵在今縣東南六里渡
 長樂橋古丹楊郡是也以周浚為揚州刺史所統十
 九郡七十四縣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為建鄴水南
 為秣陵縣仍在秦邑地而建鄴縣在故都城宣陽門
 內今縣城東二里古御街東太安二年夏五月義陽
 蠻張昌舉兵號漢稱神鳳元年使將軍石冰寇揚州
 諸郡盡沒冰因修建鄴宮居之

案曹憲揚州記晉惠永寧二年
 有石浮來建鄴自入秦淮夏架

湖登岸二百餘步百姓咸曰石來石
 來至明年石冰果入揚州遂據此地

冬十二月征東將軍劉準使



右將軍廣陵相陳敏渡江攻破石冰於建鄴永興二年十二月陳敏又據建鄴自號揚州刺史假顧榮爲丹楊尹以甘卓周玘爲將軍敏諷寮佐進已爲楚公加九錫之禮時東海王祭酒華譚聞之與榮書陳是非言敏凡才無遠略昔齊之王蠋布衣爾猶不屈於燕況足下名重位彰受恩於國而黨奸邪自相置署榮得書大慙與甘卓等謀曰江東事若濟當共成之然則觀形勢如何敏旣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陽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辱及萬世卓等然之遂與榮謀遣使密報征東將軍劉準令

率兵臨江敏令弟昶將兵拒之使甘卓屯橫江榮玘因卓兵殺陳昶斷橋盡收船於淮水南敏自出軍臨大航岸榮以羽扇麾之敏眾潰散敏單馬北走玘等追斬於江表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少有幹能補尙書倉部令史趙王倫篡逆義兵乏食以敏爲廣陵度支令漕運江淮以濟中州屬張昌亂使石冰趨壽春都督劉準與敏謀破冰等以功拜廣陵相時在惠帝西遷四方交爭敏遂有據江東之心懷帝永嘉元年東海王越秉政秋七月以瑯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用王導計渡江鎮建鄴討陳敏餘黨廓清江表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宮爲府舍

按太初宮本吳之宮晉平吳後石冰作亂焚燒蕩盡陳敏平石冰據揚州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中宗初渡江因居此地也置丹陽內

史官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

刁協戴若思為腹心股肱接賓客禮名賢存問風俗

永嘉五年夏六月劉曜寇洛陽京師淪陷懷帝蒙塵

於平陽司空荀蕃移書天下推瑯琊王為盟主

六年春二月王子瑯琊王馳檄四方徵兵以討石勒

師次壽陽勒退河北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荊州刺

史山簡季倫字季倫河內懷人司徒濤之第五子自

侍中吏部尚書出鎮襄陽卒時年六十一贈儀同三

司歸葬建康元武湖南覆舟之陽子遐嗣

左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之以法到縣八旬出戶口萬餘後至太守秋七月歲鎮熒惑太白聚

案遐字彥林累拜餘姚令時江

牛斗十二月散騎常侍顧榮卒榮字彥先吳人世為

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立都太守榮機神朗悟

弱冠仕吳累遷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

陽時人號為三俊拜郎中歷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

友人張翰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及趙王

倫篡位以榮為子虔大將軍府長史榮初與同寮飲

酒見執炙人貌狀不凡榮因割炙反噉之人問其故

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將誅榮前

執炙者為督率眾救榮得免齊王固以為大司馬主

簿榮懼禍及終日昏醉不愬府事轉中書侍郎在職

不復飲醉人或問曰何前醉而後醒榮懼復飲酒與

鄉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常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後果拜常侍以世亂辭不受遂還吳屬陳敏據揚州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時敏使甘卓出鎮堅甲利器盡委之榮因說卓以圖敏明年周玘甘卓與榮及紀瞻等潛謀破敏及瑯琊王睿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多有匡諫王皆納之進薦賢良言賀循等沉潛青雲之士而陸士光金玉之資甘季思紀瞻幹決殊絕王皆辟用之卒官王哭之慟欲表贈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上牋論功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榮好琴書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往哭之旣而上牋鼓琴數曲歎曰顧生復能賞此否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初陳眈問方士戴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至其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宣珮明年七月晦日亡是歲太子洗馬衛玠卒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司空錄尙書事父恒尙書郎玠幼而爽異長好元理每一言論皆以造微瑯琊王澄有高名嘗聞玠言輒歎息絕倒以天下大亂遂扶老母將家南行至豫章大將軍王敦長史謝鯤先相雅貴相見欣然言論永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衛玠復振玉於江表微言之緒絕

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
 當復絕倒玠常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以王敦非純臣而不
 久畱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先
 有勞疾從此遂甚卒時年二十七葬新亭東今在縣
 南十里時人謂看殺衛玠

海內所瞻可具祭奠以敦舊好
 改葬卽此地也未委本葬何處

案地志咸和中王導為揚州刺史下令
 曰衛洗馬明日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

七年夏四月愍帝卽位改元建興元年五月使加瑯
 琊王睿左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改建鄴為建
 康改鄴郡為臨漳秋七月南郡太守周玘卒於蕪湖
 玘字宣珮征西將軍處長子性剛毅沉斷有父風而

文學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而敬憚
 焉州辟為從事虛已備禮方乃應命除議郎太安初
 妖賊張昌丘沉反於江夏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不
 尅玘密結南平內史王矩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破
 昌沉既畢玘不言功散眾還家及陳敏據揚州與顧
 榮甘卓等謀擒敏瑯琊王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
 吳興人錢璿謀反玘率合鄉里義眾與郭逸討之傳
 璿首於建鄴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王嘉其勲累拜
 建威將軍吳興太守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
 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
 其功然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北來

人士左右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
 刁協輕已乃與東萊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
 困與諸南士共奉王以經緯世事事世王祕之召玘
 為鎮東司馬復改南郡太守既行至蕪湖又進爵為
 公玘忽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
 死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汝能復之乃吾子

四年冬劉曜逼長安西郡不守

五年春正月瑯琊王出師路北躬擐甲胄移檄天下
 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

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

案圖經江寧縣

名元帝初過江永嘉中置之在今縣城南七十里南臨浦水其水源出宣州當塗縣下溪村西流入江名江寧縣也二月平東將軍

宋哲至宣愍帝密詔今王攝萬機修復陵廟將雪大
 耻王聞愍帝幽于虜庭王素服出次舉哀慟哭三月
 西陽王羨及羣寮等勸進王辭不受羨等固請王流
 涕曰孤罪人也不能雪天下之耻因欷歔不止令私
 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逼會稽內史紀瞻與長史
 王導俱入見王立陳利害瞻進曰今帝失御宗社虛
 廢神器去晉于今二年陛下特天所授光闡七廟以
 隆中興今欲守匹夫之謙而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
 三者一去雖復傾注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
 臣等區區之誠不可失也王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
 徹去御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星辰敢動者斬王為

之改容羣臣因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三月辛卯瑯琊王即晉王位承制大赦改元建武元年初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拜諸參軍百餘人為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等掾屬時人呼為百六掾

案圖經晉初置宗廟在古都城宣陽城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去今縣東二里元風觀即太社西偏對太社右街東即太廟地太廟事已具孝武卷中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本云洛陽社二壇稷一壇今亦合其制宜者也

夏四月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進百官行賞以王子宣城公衷為瑯琊王以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其餘進班各有差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遣長史溫矯來上表勸王即尊位王優令荅之以二公共濟艱難同契一致撫寧戎夏動靜

以閏冬十一月進司空劉琨為太尉初置史官立太學以干寶王隱領國史是歲揚州大旱晉陵內史張闔奏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

建武二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晉王服斬纓居廬丙辰王侯百寮上尊號勸進是日晉王即皇帝位

于建康 案帝自永嘉元年領江左至建武二年積十一年即帝位居舊府舍至明年亦不改作而成帝業始繕苑城也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武王佑之孫恭王觀之子初魏明帝青龍三年冬十一月張掖郡丹陽川谷盆溢有石流出立於川中有馬行列而犧牛在後麒麟居東鳳皇處南白虎處西八卦分布成文占者或云牛繼馬後及宣王秉政深以牛氏為慮因征遼

東還遂為二榼同一口貯酒醜殺大將軍牛金後恭
 王妃夏后氏與小吏牛欽私通因產帝咸寧二年生
 於洛陽有神光滿室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
 目角之左龍顏隆準目有精光顧盼煒如也年十五
 嗣位瑯琊王三十二始鎮建鄴四十二即帝位戊辰
 大赦改元太興元年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紹為皇
 太子夏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戊寅初禁招魂葬案晉
書東海王越死於鄴屍為石勒所焚妃裴氏過江乞招魂葬帝雖許之治
書御史袁瓌與博士傅純議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遂禁斷
 五
 月幽州刺史段匹磾執太尉劉琨囚之初王敦見琨
 勸進表至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祚者非大王而
 誰敦大怒投表於地曰讀左傳三十年一朝為劉琨

用卻因內憚焉及聞拘繫密使段匹磾殺琨又懼眾
 反已遂稱有詔收捉琨聞敦有使至不通命知謂其
 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
 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涕泣悲不能自勝癸
 丑匹磾縊殺琨并子姪四人時年四十八琨字越石
 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負志氣有縱橫才善
 交勝已而頗浮誇與祖逖為友聞逖被用乃與親故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累
 遷位并州刺史愍帝即位拜司空封廣武侯都督冀
 幽并三州軍事尋為石勒所破窮蹙歸匹磾遇害初
 琨在晉陽時嘗為胡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之者皆悽然長歎中夜因奏胡笳賊
 又流涕有懷土之感向曉並棄圍而去及帝將中興
 於江東中朝士大夫多過江歸帝朝廷望之怨琨不
 至王處仲曰江東地狹不容琨氣六月旱帝親雩詔
 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以薛兼為之

臨州則郡有內史州無王則唯太守尹者正也漢置河南
 尹晉江左置丹陽尹蓋天子所居則郡以尹為主者也

案刺史尹內史太守止
 是史官晉百官志云王

立誹謗之木秋七月劉聰死子祭嗣位尋為其臣靳
 準所滅準自號漢王八月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冬十
 月劉曜僭號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
 有赤青珥新作聽訟觀十一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
 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癸巳詔改吳名賢具條

列聞奏是歲武昌太守王謙牛生兩頭八足兩尾共
 一腹

二年春正月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
 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剋而還五月壬戌詔去非急
 之務非軍事所須皆省之夏六月丙子罷御府及諸
 郡丞置博士員五人秋七月乙丑開府儀同三司賀
 循卒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學
 族高祖純後漢侍中避安帝諱為賀氏父邵吳中書
 令循有操尚童齷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善屬文
 舉秀才後遷武康令陸機表薦累遷南中郎長史不
 就歸與鄉里合義討逆及陳敏據江外矯詔以循為

建康實錄
 卷五

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與顧榮等平敬拜吳國內史
 帝鎮江左守職尋轉軍司因與循言及時政事遂問
 循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
 曰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臣誠痛深無以
 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承制以為軍諮祭酒
 循稱疾不起帝使輿疾至親臨諮以政道循羸疾不
 堪拜跪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
 一無所受時江東草創循多陳利害言而必從進為
 侍中以討華軼功封都鄉侯固讓不受建武初拜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宗廟始建舊儀多闕循議定七廟
 帝踐位遷太子太傅循自以枕席廢頓臣節不修累

表固讓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後疾篤表乞骸骨詔改
 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
 加印綬循已不能言指左右推去章服駕幸執手流
 涕太子親臨三焉往還皆拜儒者為榮卒時年六十
 帝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將歸葬於吳皇太子追送
 近郊望船流涕子隰嗣案晉書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眾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譽揚方於卑
陋卒成名於世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
 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
 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
 鎮淮陰八月肅慎貢楛矢石砮九月鎮西將軍豫州
 刺史祖逖卒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

州舊姓逖少孤兄弟六人性最豁蕩不修儀檢年十五六猶未知書兄該納等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操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族重之後乃專學博涉書記年二十四舉秀才不行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二人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累遷太子舍人洛京喪亂遂避地淮泗元帝鎮江左徵爲軍諮祭酒將家居丹徒之京口西朝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從者皆傑勇之士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帝北收遺

黎雪國大耻帝許之以逖爲豫州刺史不給鎧杖令自招募仍將本從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因進屯淮陰鑄兵器練士卒轉鬪而前大破石季龍蓬陂塢主陳川川還襄國季龍使川將桃豹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軍韓潛等進鎮東臺與賊同一大城相守四旬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上臺如米以示賊賊飢久益懼石勒遣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逖使擊破之獲夜堂豹宵遁走因進鎮雍丘略定河外巡撫征戍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皆受逖節度於是黃河已南盡爲晉土其河上先

有堡固及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如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勸督農桑剋已施下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舞詠恩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逃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逃母墓因與逃書求通使交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彊方欲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逃不平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〇〇〇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子於汝南大木山下進繕虎牢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

新蔡內史周閎築壘未成而逃病甚時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逃亦見星曰此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年五十六卒於雍丘百姓如喪考妣皆爲之立祠

案晉書王敦久懷亂逆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其奸雄焉

冬十一月戊寅石勒僭

稱趙王于襄國是歲作南郊在宮城南北五里郭璞

卜立之

案圖經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今縣南有郊壇村卽吳南郊地

三年春二月辛未雨木冰三月燕王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夏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踊貴之象秋七月詔瑯琊國人隨在此者近有千戶以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永復爲

湯沐邑

案中宗初瑯琊國人置懷德縣在宮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東後移於宮城西北三里耆園寺西帝又創已北為瑯琊郡而懷德屬之後改名費縣其宮城南舊處咸和中移建康縣自苑城出居之案南徐州記費縣西北八里有迎檐湖昔中宗南遷衣冠席卷過江客去相迎負檐於此湖側至今名迎檐湖世亦呼為迎檐洲在縣城西石城後五里餘初隨帝過江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絕時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眾寺直南出小街或云齊時復有聖火事具齊卷內

八月追尊所生夏侯

氏為皇太妃太妃諱光姬沛國譙人祖威兗州刺史

父莊淮南太守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惠初帝嗣立稱

王太妃永嘉元年薨於江左

案晉書妃后傳初有識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

果中興於江左矣庚申追尊敬王后虞氏為敬皇后辛酉遷神

主於太廟敬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父豫后無子

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至是追尊

案外戚傳宋元敬父虞豫少有美稱州郡禮辟

不就早卒明帝立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胤嗣敬后弟也遷步兵校尉

辛未皇太子釋奠于太

學冬十二月丁未嚴設煮鹽之法造私鹽者以半與

之又募入米京師米一斛與鹽四石是歲創北湖築

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六

里餘後苑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足少不勝也

四年春二月鮮卑退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太

廟受之癸亥日鬪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是歲

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尋陽侯周訪卒訪字士達汝南

安成人漢末避地江南晉平吳移家尋陽祖纂吳威

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讓果於斷割調

窮賑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侃

爲主簿相與結交以女妻侃子瞻鄉人有盜訪牛於
豕間殺者訪得之遣盜密埋其肉不使人知之及帝
渡江命訪參鎮東軍事累遷振武將軍與陶侃征杜
弼弼時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於船上作長岐棖以
拒之桔槔不能爲害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訪追彥
斬之將戰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
訪與賊隔水時賊彊兵眾訪知力不可敵乃密遣人
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
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
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終知我無
救軍當還掩我宜促渡水而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

至不能濟時杜弼將杜曾又聚眾破陶侃於沔城帝
令訪救之訪率眾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昔人
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
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張旗幟曾果畏訪先
攻左右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
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及戰自旦至申兩甄皆
敗訪聞鼓音選精甲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
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
躍奔赴大敗杜曾殺千餘人訪夜追之眾請待明日
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
及其衰乘之可滅也鼓行而進遂走漢沔訪部將蘇

溫追擒杜曾等於武昌送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曾平後從事中郎將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重之患公宜自領以訪為梁州可矣訪大怒敦乃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腕悅乎陰欲圖之敦患之而憚其疆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勇智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時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嘗切齒敦懷逆謀終慮訪未敢為非卒時年六

十一帝哭之慟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

案周訪傳訪少時遇善相者盧江陳訓謂

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旅泊宮亭湖廟廟本靈驗入者皆死及訪憇寢略無神異明早即廁見一老父訪執之乃化為雄鴨也

五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永昌元年戊辰大將軍荊州牧王敦舉兵反於武昌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奸邪將覆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安時濟民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言未及卒敦怒曰君至庸才豈達天理發檄四方以誅劉隗刁協為名遣龍驤將軍沈充都督吳興等諸軍事已已敦上疏曰昔太甲初雖不能遵明湯典幸納伊尹之勳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等帝大怒下詔曰

王敦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將親御六軍以誅大逆二月內外戒嚴徵諸徼鎮入衛京師詔公卿以下廷議丞相王導率昆弟子姪三十餘人詣闕待罪帝召入見導前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下執手曰方託百里之命卿何言耶乃詔大義滅親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勅丹陽諸郡皆加軍號以太子右率周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使鎮北將軍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甲午帝被甲徇六軍於郊外詔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率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先鋒

攻石頭軍周札開城納賊王導郭逸周顛刁協劉隗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皇太子欲親率將士自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劔斷鞅乃止尚書令刁協劉隗並出奔協至江乘爲其下所殺隗入于石頭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解褐從元帝爲從事中郎累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而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已後宜爲其防隗爲法官多所彈奏不避豪彊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因奏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赤

旋復流下四赤五寸百姓誼譁觀者滿路咸爲冤枉之徵請見免相府從事及王導等官帝自責過而謝隗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帝卽位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秦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書曰魚相望於江湖人相知於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逆舉兵以討隗爲名詔徵

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帝與刁協奏請誅王氏帝不從有懼色及率兵攻石頭不拔入宮告辭帝令避難雪涕與別至淮陰爲劉遐所襲奔于僞趙庚午帝釋戎服使侍中王彬阮孚宣詔於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是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瑯琊以避賢路辛未大赦使太常荀崧就拜敦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進封武昌郡公邑萬戶加羽葆鼓吹詔百寮見敦於石城密問戴淵曰前日之戰其有餘力乎若思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問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

建康實錄 卷五
之忠彰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何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不能其事使王師奔喪以此負公彰憚其辭正不知所荅既出帝召顛於廣室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時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彰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奔喪寧可草中求活耶初司空王導率子弟詣闕下請罪值顛將入導呼顛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帝納其言與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

知救已而甚銜之及彰得志三問導周伯仁戴若思可爲公輔導三不荅時參軍呂猗說彰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瞻視不怛若不早除恐爲後患彰乃同收害之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彰傾覆社稷枉殺忠良陵虐天地神祇有靈當速殺彰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爲之流涕時年五十四與戴淵同殺於石頭城東塘頽石上百姓冤之至今紀其石賊平追贈左光祿大夫 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安東將軍浚之子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司徒掾賁嵩見而歎曰汝穎固多奇士清我邦族必其人矣及帝鎮江東中興

初遷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奏白衣領職太興
 初拜太子少傅尋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時庾
 亮謂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
 突西子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
 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

可謂鳳德之衰也

案中興書王敦素憚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冬月仍交扇不休死後王導校料中書故事見顛表

救已躬勤乃執表垂泣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戴淵字若思廣陵

人少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淵以其徒掠之機
 見淵坐胡牀指搗便宜知非常人遂上舫屋上遙謂
 曰卿才器如此何不學問取祿位乃與羣小行劫耶
 淵因感悟弃刀流涕就機機賞異焉入洛薦之及帝

中興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為幽冀豫兗并雍六州諸
 軍事鎮壽春王敦舉兵徵入築壘於大桁北既而石
 頭不守遇害時年五十二賊平追贈右光祿大夫六
 月旱敦將還屯武昌不期而去多收時望殺之敦在
 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狀五日而萎落是月襄
 陽太守周慮承敦旨害侍中荊州牧甘卓於襄陽
 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少忠正舉秀才累
 遷離狐令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陳敏據揚州深相
 結託為子景娶卓女及周玘顧榮唱義邀卓共討敏
 定江南帝初鎮建鄴以為揚威將軍征周馥杜弢屢
 有戰功封南鄉侯湘州刺史尋改安南將軍梁州刺

史鎮襄陽善於撫綏孤幼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至不收其利皆給貧人西土稱爲惠政及王敦舉兵告卓卓僞許之而心不同及敦將發卓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言云何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唯除奸兇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會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來說卓言王敦以私憾稱兵象魏此實忠臣義士庄濟之時時不可失卓笑曰栢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其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至背敦說因說

卓襲之卓遂決曰吾本意也因馳檄遠近陳敦肆逆遣司馬孫雙奉表詣臺使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令譙王承堅守長沙京師大喜詔書遷卓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敦聞大懼遣卓兄子叩求和謝卓曰君此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結姻好及王師敗績敦求臺駟虞幡以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叩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每得朝廷人書以胡羯爲先不意禍起蕭牆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適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望不如還軍更思後圖於是自豬口命旋軍襄陽都尉秦康

說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而擒也卓不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討敦卓徑還襄陽意氣騷擾失常自照鏡不見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家中金櫃忽鳴聲似槌鏡清遠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狼懷散兵大略而不為備故周慮等附敦意詐云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害卓傳首于敦四子蕃等被殺秋八月瑯琊太守孫默叛奔石勒冬十月沈充陷吳國新昌太守梁顧起兵反應充京師大霧黑風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乙酉罷司徒并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太

寧元年春二月葬平陵陵在今縣北九里鷄籠山陽不起墳案帝年四十二卽位立五年年四十七崩諡

元皇帝廟號中宗

案晉書荀崧傳初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僕射

荀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智光啟中興德澤侔於太戊恩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懋所不敢辭敦深銜之帝幼

有令問屬惠皇之際王室多故惟退讓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唯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人臣之相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為穎所殺帝懼禍及將欲出奔其夜月明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出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先是穎又令關

禁貴人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以策鞭馬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東國東海王越輔政加帝平東將軍鎮下邳尋遷安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用王導計懷帝永嘉元年始渡江鎮建鄴初惠帝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是帝與西陽王汝南王南頓王彭城王等獲濟而帝竟登大位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頗以酒廢事王導一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地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等帳寵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

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邁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昔秦望氣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太康初平吳王濬實先至建業而吳降欵遠歸璽於瑯琊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中有青氣屬天占者云東莞有帝王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伯爲瑯琊王伯卽元帝祖明年元帝生天意人事中興符也始西晉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常風之罰也青氣東莞之祥也

建康實錄卷第五

建康實錄卷第六

晉上

肅宗明皇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帝幼而聰哲年數歲嘗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大興元年春三月改晉王太子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當代名臣王導庾亮溫嶠等咸親待之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

近屬心焉及王敦執政知帝神武明斷朝野共欽欲謀以不孝廢之會百官問皇太子何德可稱聲色俱厲必使有言中庶子溫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眾皆以爲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中宗崩庚寅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尊所生荀氏爲建安郡君

二年春正月赤烏見癸巳黃霧四塞二月葬元皇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三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寧元年臨軒懸而不樂丙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是月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篡奪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

之敦下屯于湖陰帝乃轉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五月蜀李驤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崇拒戰於堂狼大破之崇以道遠不敢窮追渡瀘水遜大怒髮上衝冠冠盡裂中夜而卒 遜字邵伯魏興人累遷魏興太守在郡私牛馬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中宗卽位拜寧州刺史封褒中公是月王敦害從事中郎將周嵩及尚書周札 札字宣季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少子以豪右自處累遷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舉兵下攻石頭札不守開門納敦敦用爲尚書兄弟皆居列位吳士多依附王敦深忌之及周筵母喪送葬者千數敦益憚

焉錢鳳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疆逼自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過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氏最疆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則後嗣可安國家可保敦納之因有道士李脫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作逆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宗黨與李脫謀反遂盡掩札兄弟子姪等同殺之 嵩字仲智尚書僕射顓之次弟狷狹毒以才氣凌物中宗作相引為參軍及晉王卽位拜奉朝請累遷御史中丞時王敦勢盛中宗漸疎王導嵩因上書言導忠諒竭誠義以奉主雖有不軌之者父子尚無反顧之義况兄弟乎

此固舊德不可棄垂成之業也中宗感悟與導親如故及敦破石頭擅朝柄而害顓使人弔嵩嵩曰亾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弔焉敦甚銜恨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以兄遇橫禍恒憤憤敦知之使妖人李脫誣嵩反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顓母李氏冬至舉觴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不期爾等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在母目下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壽終位至侍中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也 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冬十月散騎常侍薛兼李 兼字令長丹陽人祖綜父瑩並仕吳顯位兼少清素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會稽賀循吳郡顧榮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舉孝

廉拜比陽相中宗鎮江左用為軍諮祭酒累遷左長
史進爵安陽鄉侯中興建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
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及帝即位詔以師傅加
進崇禮八月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疑遇
害冬十一月以國飢乏調刺史已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臨軒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
刑已下夏五月王敦在湖陰謀舉逆帝密知之自乘
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時有軍士
疑帝非常人敦時晝臥夢日繞其營驚起曰此必黃
鬚鮮卑奴來也案晉書帝母荀氏代州人帝狀類外
氏鬚黃故敦謂帝曰黃鬚鮮卑奴也於是使五
騎追之帝已馳還見逆旅賣飯媪以七寶鞭與之曰

後有騎來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騎至問媪媪曰去已
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

晉書云帝以水灌糞
令冷以為信而止

帝僅獲免丁巳敦病亟無子養兄含

子應為嗣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而拜
含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 含字處

弘少頑兇以敦故累遷顯位日夜與敦計以沈充錢
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戊午
敦以左司馬溫嶠為丹陽尹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
敦逆狀今病篤恐左右促其事請為之備帝召侍中
陳晷往問疾使密觀形勢錢鳳以敦病懼不諱云謀
發兵向京師丙寅帝乃詔王敦將帥官寮唯討錢鳳

一人其餘文武無所問罪其有捨王弼姓名不稱大將軍者準軍法從事丁卯以司徒王導爲鎮南將軍前鋒大都督以溫嶠爲中壘將軍與尚書卞壺守石頭以應詹爲護軍將軍督朱雀航南諸軍事以建威將軍趙胤等武旅三萬十道俱進以奮威陶瞻精銳三萬繼之水陸齊勢帝親御六師以尚書郗鑒庾亮爲左右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徵平北將軍王邃平西將軍祖約臨淮太守蘇峻等並入衛京師以太宰西陽王羨惣統諸軍以虞潭爲會稽太守使躡沈充別遣充鄉人沈○往吳興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重言甘古人所畏

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因陳禍福成敗苦勸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時虞潭舉兵於會稽將建牙有野鷹飛集帳屋眾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鳥來破賊必矣敦病轉篤不能統眾兄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之戊辰敦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以含爲元帥率錢鳳鄧岳周撫等將發鳳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但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辛未含至江寧王導使人送書與含廣言禍福勸含還武昌保其門戶無黨犬羊以肆逆導雖不武情在寧國明日張膽

為六軍首寧忠臣死不無賴生舍不荅秋七月壬申
 朔含與錢鳳等水陸伍萬至于南岸遊騎逼淮溫嶠
 乃燒朱雀航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欲
 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密與王導謀曰自上人情業
 業皆仗敦為勢若聞其斃眾必危殆因而擊之可破
 矣導遂集宗人詐云敦死舉哀眾果大危癸酉夜募
 壯士與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將軍陳嵩段秀等領甲
 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明大破含軍於越城臨陣
 斬前鋒何康鄧岳等

晉書岳陳郡人也字子退勇力絕人為桓溫參軍時人方之樊噲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

人害岳入水截蛟而出人皆異之

敦聞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兒耳門戶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吾當自力行因勢而起起而

復困臥遂憤惋而死臨絕召羊鑒及子應曰我亾後
 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置百官然後營葬事俄而敦死
 祕不發喪裹屍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夜與左
 右縱酒淫樂王含錢鳳乃率餘黨自柵塘西置五城

造營

案圖經五城狀如却月勢高二丈相去各二十丈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陶季直京都記五城邊淮帶湖祖道送歸多集此處唐景雲中縣令陸

彥恭於城側造橋渡淮水則今之五城橋也

壬辰沈充自吳興率兵萬餘來會含

等進築壘於陵口乙未賊分軍從竹格渚濟水光祿
 勳應詹拒之不利含鳳長驅至御街沈充自青溪引
 軍與含會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歷陽太守蘇峻
 等率輕騎從南塘出橫擊之賊軍大潰劉遐乘勝追
 破沈充於清溪丙申含等燒營遁走蕪湖與子應乘

單舟奔江陵荆州刺史王舒使人迎之並沉于江餘

黨平

晉書王舒字允之總角時嘗隨從伯敦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時飲酒帳中臥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允之求還京師詔御史劉具以敦謀白父父即與導白帝及敦平後累位至會稽內史

彝往蕪湖發瘞出敦跽而刑之焚其衣冠梟首於大

航觀者稱慶數旬尚書令郗鑒啟帝聽收私葬詔許

之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伯祖祥字休徵

魏太尉祖覽祥異母弟魏宗正卿生六子裁基會正

彥琛裁生導基生敦敦少有成人之風尚晉武帝襄

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

侈相尚愷嘗會賓客因樂失調殺美人一坐為之改

容敦神色自若時又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

之酒至敦所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傲然不視導歎曰

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時洗馬潘滔見敦

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必為人所

噬後遷中書監永嘉末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

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及東海王

越輔政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進諫越曰今樹處仲

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召

為安東軍諮祭酒進左將軍與從弟導同心翊戴元

帝於江東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大興初與陶侃周訪討杜弼敦以元帥進拜鎮東大

將軍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

漢安侯敦始自選置於是專擅之跡漸彰帝安慰之加侍中荊州牧敦既專任閫外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怒之遂引劉隗刁協為腹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上疏陳之自爾憤憤不平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乃率眾內白以誅劉隗為名既破王師擁兵石頭多行殺害肆其劫掠稱疾不朝而去及帝即位乃諷朝廷徵已因下鎮姑孰帝使兼太常應詹授敦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千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又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不見使主簿受詔敦既得志暴慢愈甚諸方

貢獻多入已府

含既兇戾党成不軌初敦始病也

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夢刁協乘輶車導從瞋目

叱左右執之意惡而死敦眉目疎朗性簡脫口不言

財利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敦都不關意自

言唯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若舉坐

歎其雄爽

案晉書石崇以奢豪矜物廁所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有容色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

或諫之事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丁酉帝自南皇堂還

宮大赦天下詔王敦徒從被逼者一切無所問唯其

黨不原是月分遣諸將追逐敦所置宮室及將帥逃

者丁未義興人周騫殺敦所置太守劉芳于郡祖約

逐敦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戴淵弟良及周光獲錢

鳳斬之沈充奔於吳故將吳儒誘充於覆壁中殺之並傳首京師九月論平賊功封王導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卞壺建興公庾亮永昌公餘賞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行大祥禮是歲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 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祖亮父陟皆吳三公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居歷陽察孝廉不行尋舉秀才爲司馬東閣祭酒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共討陳敏徵爲尚書郎中宗鎮江外引爲軍諮祭酒帝親往瞻宅與同車而歸加揚威將軍拒石勒功除會稽內史時有詐爲將軍府吏收諸暨令拘之瞻疑其僞破檻出令而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及中宗踐

位累拜侍中領尚書令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因疾上疏自責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左僕射屢辭疾篤還第不許上疏言郗鑒節操今孤軍在鄒山恐爲胡寇所獲請朝廷徵還及帝卽位嘗獨引瞻於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因屈指曰君便其一也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臥護六軍所益多矣賊平自表還家帝聽之遣使就拜驃騎將軍以家爲府尋卒追封華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而好仁義有託後者皆爲立園宅少與陸機善及機遇害瞻卹其家成

其男女同其所生立宅於烏衣巷屋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子景鑒並早卒是歲置廩犧署養天地宗廟犧牲今在東府城後

三年春二月戊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 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有清操不染流俗郡守蔣秀請爲功曹秀貪穢旭正色諫不納乃謝去及坐事旭狼狽營送之永康初求俊異旭辭疾歸尋天下大亂陳敏之逆唯旭與賀循等守死不從中宗初頻徵不到及此王導啟立學校以旭與虞

喜俱爲隱學同召之夏四月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可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滄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己亥石勒寇河南司豫兗三州並沒將軍李矩眾潰 矩字世廸平陽人以滎陽守隨中宗加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頻破劉聰以功進安西將軍劉聰死其將靳準殺聰子粲盡滅劉氏乃上言二帝幽沒虜庭今謹杖持梓宮請矩上聞矩馳表于帝帝使太常韓肩迎梓宮未至遇石勒劉曜破靳準矩舉眾南走墜馬死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荊州刺史王舒爲

都督湘中諸軍事湘州刺史以劉顛為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六月太子庶子孔衍卒 衍字舒元魯國
 人孔子二十二代孫少好學諳識古事朝儀軌制多
 取正焉著春秋後語十卷秋七月詔郊祀天地之重
 事自中興已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
 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
 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以時置祭八月詔吳時
 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述家訓忠孝仁義靜已守真
 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壬
 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羨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壺
 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丹陽尹溫嶠等並受

遺輔太子丁亥遺詔斂以時服務從簡約戊子帝崩

于大極東堂九月辛丑葬武平陵在縣城北九里鷄

籠山陽與元帝同 案帝年二十五卽位立三年年二十七崩謚曰明
 帝廟號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

歲飢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王敦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
 弱制強潛用獨斷廓清大稜改授荆湘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彊本弱
 枝雖享國日淺
 而規謀弘遠矣

建康實錄卷第六

建康實錄

卷六

建康實錄
卷六

文心雕龍

